

《醒世姻緣傳》注釋補議*

晁 瑞

《醒世姻緣傳》是十七世紀繼《金瓶梅》之後一部重要的世情小說，對研究當時的社會文化極有價值。本作品以山東方言寫成，對其作注的學者不少，如胡適《醒世姻緣傳考證》、黃肅秋注釋、徐復嶺《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》、張清吉《醒世姻緣傳新考》、董遵章《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》等。另外還有幾篇重要的論文也討論到一些注釋上的問題，如隋文昭、劉凱鳴、李之亮、張泰、馮春田等^①。有一些問題仍沒有解決，或還存在爭議，下面筆者就其中的一些問題發表一下個人的見解，就教於方家。引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為準，括號中前者數字指回數，後者指頁數。

展爪

他高大爺先鬼頭蛤蟆眼，你先虎背雄腰的個婆娘，他要做文王，你就施禮樂；他要做桀紂，你就動干戈！他高大爺先不敢在你手裏展爪，就是你那“七大八”，像個豆姑娘兒是的，你降他像鐘馗降小鬼的一般。（二，21）

黃肅秋注：“使手脚”。這個注釋含有暗中搗亂的貶義，事實上考察這個詞的使用環境，我們會得到不同的意見。晁大舍要驅

* 本文經董師志翹先生指導完成，由山東大學張樹錚先生提供方言詞典，特此致謝。

趕在他家避難的胡旦、梁生說：“我想起來，他使咱這些銀子，要不按他個嘴啃地，叫他善便去了！他就展爪，咱頭信狠他一下子，己他個翻不的身！”（十五，220）胡旦、梁生被朝廷當成欽犯，他們不可能對晁大舍再使手脚。這個詞還可以形容英雄人物，如“虎陷深坑難展爪，龍遭鐵網怎騰空。”（《隋唐演義》第十二回）這是秦瓊被捉時作者的評論。這說明起碼在十七世紀的語言中“展爪”不可能是“使手脚”義。張清吉釋作“動手動脚，作對手”，就更有點偏頗。徐復嶺釋作“施展手段，進行反抗”，較為恰當。山東方言中，“展爪”是個中性詞，如“你能啥，過會兒就叫你展不了爪。”這個詞今天方言中更多的說法是“彈（探）爪”，如“他在老婆面前從不敢彈爪兒”。

纂

禹明吾道：“據計老叔說將起來，難道晁老叔為人果然如此？”計老道：“好禹大哥，我沒的因小女沒了，就枉口拔舌的纂他！”（九，135）

黃肅秋注：“編造、講說的意思。”張泰認為此當為“卷”的假借字，“辱罵”義。又以後文“村卷”詞進行互證。在山東方言中“卷”的義域較狹，主要指對人說髒話，罵髒詞。這裏計老並沒有辱罵晁大舍，他祇是對着鄰居講說晁大舍及其父親的醜行。禹明吾以懷疑的態度詢問計老，從計老的回答可以揣測到“纂”為“誣捏”義。“纂”在本書中還有雙音節的“纂捏”，管家相旺爭嘴吃，沒有吃成，“把一個相旺大管家乾咽了一頓唾沫，心中懷恨，便從此以後在相大妗子與相進士娘子面前時時纂捏是非。”（七十七，1092—1093）“纂捏”當屬同義連綴成文。更有一處可以說明“纂”的意思不會是“卷”，“素姐笑說：‘我倒忘了，虧你自家想着。你是個人？慣的個漢子那嘴就像扇車似的，象汗驚似的胡鋪搭，叫他甚麼言語沒纂着我。纂作的還說不夠，編虎兒，編笑話兒，這不可惡麼？’”（五十九，851）據第五十八

回的情節，相於廷並沒有罵素姐，祇是含沙射影地說了些素姐的惡行。再者，如果將“纂”釋為“卷”，那麼頻繁出現的短語“纂舌頭”，就不好解釋了。本書與“卷”詞義相當的是“掘”，“我就祇說了這兩句，沒說完，他就秃淫秃掙的掘了我一頓好的。虧不盡那位同來的相公勸得他去了；從這一遭，他再也沒來。”（六十四，912）在《聊齋俚曲集》中也是用“掘”，“從來鬼怕惡人，二相公沒來時，動不動打罵；着二相公掘了一場，撮着嘴也沒敢做聲。”文獻中可以找到的“纂”的“罵”義並不存在。許少峰《近代漢語詞典》將“纂”釋為“編派、誣捏”，是較為允當的。

嘴舌

孔夫子在陳，剛絕得兩三日糧，那從者也都病了，連這等一個剛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脹嘴，使性傍氣，嘴舌先生。（三十三，478）

黃肅秋注：“羅嗦、多嘴多舌。”“嘴舌”在這裏是動詞性的，卻按形容詞解釋，似有不妥。許少峰《近代漢語詞典》釋為“背後議論，即搬嘴弄舌”，而且舉的也是這個例子，然仍未得深義。在山東方言中，“嘴舌”（魯西南音 [dui she]，前者陰平調，後者輕聲，為方便打字，方言記音採用漢語拼音。[dui] [zui] 當為一聲之轉）有“說話態度不好，頂撞人”之義，如“你有話好好說，[dui she] 我干啥”。這個釋義放在語境中正合適，與前面的詞“使性傍氣”相照應。類似的例子後文還有，素姐對侯張兩個道婆埋怨兩個兄弟對她態度不好，“素姐說：‘您都是前生修的，良公善婆，漢子好性兒，娘家又有人做主，那象我不氣長？我要似兩三日不來家，不消公公、漢子說話，還不夠兩個兄弟嘴舌的哩！’”（七十四，1050—1051）這個詞今天方言中更多的說法是“[dui zui]”，如“小孩跟大人 [dui zui]，太缺家教”，書面上寫作“對嘴”。筆者認為“對嘴”“對舌”是兩個詞語，它們

表達同一個概念，但屬於不同的方言變體，語素構成上略有差異。而“對舌”寫作“嘴舌”，則屬於同一個詞的方言變體，祇因語音差異纔產生了不同的書寫形式。

湯湯

狄員外左哄右哄，哄的穿上道袍子，叫了狄周送到他書房裏去。別人拿上書去，湯湯的背了，號上書，正了字，好不省事。（三十三，489—490）

黃肅秋注：“《尚書·堯典》：‘湯湯洪水方割。’意為大水急流之貌，此處形容背書通熟如流水般又順又快。”董遵章書及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“湯湯”條都採納了這種意見，筆者認為此釋義受制於語境，義域過狹。在山東方言中，“湯湯”為“形容流暢、麻利的樣子”。比如：“他這個人快當得很，讓他幹啥事兒，湯湯地就幹了”。這一釋義也適合後文的語境，“不料晁夫人信以為真，回說：‘老七，你終是有年紀老練的人，可不這天爺近來更矮，湯湯兒就是現報。’”（五十七，818）黃肅秋注為“碰一碰兒”，這裏晁夫人的意思是“（晁近仁）馬上就遭了報應”。將“湯湯”分裂為兩個義項，概括性就差了。這個詞現在方言中有了新的用法，指“可以勝任的”，如“他有本事，幹個縣長湯湯的”。這也祇是在“麻利”意義上引申出來的。

漫

路又不遠，祇當走南屋北屋的一樣。往後的日子長着哩。你這不去，惹的大的們惱了，這纔漫牆撩胳膊——丟開手了。（三十八，564）

黃肅秋注：“同墁，泥水匠塗牆。”隋文昭認為釋義不確，並說：“‘漫’是‘瞞’的借字，是‘隔’的意思”。隋將“漫”釋作“隔”，根據是第八回有“隔牆撩胳膊”一語。事實上兩者雖然同義，“漫”與“隔”卻不能劃等號。在山東方言中，它更準確的意思是“跨越，越過”。如：“牆有點高，我漫不過去”；“你

把脚先漫過來”。書面文獻的例證如《尹寶蘭講的故事》：“等到都睡覺的時候，就圍宅子轉一圈，漫牆進去了。”這個詞現在方言中發展出了介詞用法，如“漫哪兒來”。動詞義“跨越”，描述空間的動作，強調由此到彼；介詞義“從”，描述空間的位置，強調動作的起始點。如果將“漫”釋作“隔”，就無法尋繹出其演變為介詞的理據。“漫”“墁”本是同源詞，它們有共同的義素，黃將兩者聯繫起來，本不為過，祇是未能準確釋義而已。隋說“‘漫’是‘瞞’的借字”，就牽強了。

寡拉

狄員外道：“那艾前川好寡拉主兒，叫他驚這們件皮襖來？這事別當小可。要從咱這覓漢們弄出事來，咱擔不起。你叫了他來，咱查考他查考。”（六十七，964）

黃肅秋注：“也作刮拉，搜尋、掠奪。”此注有臆斷嫌疑。許少峰認為“寡拉”同“寡刺”，釋作“畜刻、刻剝”，張清吉釋作“牽扯、連累、盤剝”，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釋作“刻薄、吝嗇”，例證是用江淮官話寫成的《儒林外史》。這些解釋放在此語境中都不合適，這裏狄員外的意思是“艾前川是個不好對付的傢伙”。今魯西南方言中音 [gua la] 是兩個詞，其一，“閒扯”義，如“他 [gua la] 了半天，也沒說清楚怎麼回事兒”；其二，“牽連”義，如“你自己做的事，別 [gua la] 上別人”。兩者聲調略有差別，前者 [gua] 曲折調，後者 [gua] 降調，[la] 都是輕聲。根據語境可以肯定的是“寡拉”所記詞不會是後者。我們再將本書中含“閒扯”義的詞，如“白話”“聒拉”“割拉”等拿來比較一番，發現與“寡拉”音近的是“聒拉”“割拉”。再考察它們使用的語境，“他說：‘你好聒拉主兒！我不送布合錢給你，你可不就讓我吃小豆腐兒？’”（四十九，720），“（晁大舍）說道：‘拿茶來，吃了睡覺，休要‘割拉老鼠嫁女兒’！’”（四，49）董遵章釋“割拉”為“說，談論，含有貶義”。“老鼠嫁女兒”是廣泛流傳

於民間的寓言故事，“割拉老鼠嫁女兒”就是“老是說那些陳俗閒話”。“寡拉主兒”、“聒拉主兒”沒什麼不同，即“好說話的人”，此為反語，實際意思是“難說話的人”。這樣文意就通了，狄員外說艾前川是個不好講話的人，他不會輕易讓別人佔便宜。現在可以認定文獻中有3個 [gua la] 同形詞（它們的音值應該不同）：1、“閒扯”義；2、“牽連”義；3、“吝嗇”義。許少峰將1、3視作了一個；張清吉將1混同了2、3；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祇收了3。

摸

太太道：“你矮坐着怕怎麼？你坐着，咱娘兒們好說話。你摸在旁裏祇管站着，不怕我心影麼？不知怎麼，我乍見了你就怪喜歡的。”（七十一，1011）

摸，黃肅秋注：“作木、呆解，木字的轉音。”其他注家都未專門提到這個詞，實際上“摸”在山東方言裏有特殊的意義。為“摸索着找到”之義，如“呀，你咋不早說聲，叫人接你，你咋摸到這裏來啦。”虛化為介詞，有“到，在”之義，如“不叫他吸煙，他又摸這何吸起來啦”。當然它還不是一般的“到、在”義，還具有動詞“摸”的“摸索”意味，指“暗暗地，不聲不響地”。此處“摸”當為介詞，義“（不聲不響地）在”。

樓吼

那一日，我又到了他那裏，周大孀子往娘家去了，他又樓吼着我頑。（七十二，1032）

此條黃肅秋失注，董遵章釋作“看，眨義詞”，徐復嶺釋作“樓抱”。山東方言中，[lou hou] 為“偷偷地盯着”之義。董遵章認為其本字為“瞷睺”，實屬正確。據《山東方言詞典》，這個詞流行於今天的冀魯官話，如“你在門口瞷睺什麼”。除此之外，“瞷睺”還有“看”義，如“你給我瞷睺着點，我去解解手”。在今天的北京話裏“瞷”也是“看”義，如“讓我瞷瞷，

怎麼個好法”。據此可以判斷“睜睜”最初祇是“看”義，可能由於其常用於某個特定語境，而演變為“偷偷地看”。徐復嶺釋作“摟抱”，是受了字形的束縛。

〔注釋〕

①論文分別見於《中國語文》1988 (3)，同前 1988 (3)，鄭州大學學報 1990 (1)，《古漢語研究》2001 (3)，《語文研究》2002 (1)。

〔參考文獻〕

- [1] 張清吉. 醒世姻緣傳新考.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1.
 - [2] 徐復嶺. 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. 齊魯書社, 1993.
 - [3] 董紹克 張家芝. 山東方言詞典. 語文出版社, 1997.
 - [4] 張泰. 《醒世姻緣傳》注釋匡議. 古漢語研究, 2001, (3).
 - [5] 盛偉. 蒲松齡全集. 學林出版社, 1998.
 - [6] 許少峰. 近代漢語詞典. 團結出版社, 1997.
 - [7] 賀巍. 洛陽方言詞典. 江蘇教育出版社, 1996.
 - [8] 隋文昭. 《醒世姻緣傳》詞語注釋商榷. 中國語文, 1988, (3).
 - [9] 許寶華 宮田一郎. 漢語方言大詞典. 中華書局, 1999.
 - [10] 董遵章. 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. 山東教育出版社, 1985.
 - [11] 傅民 高艾軍. 北京話詞語. 北京大學出版社, 1986.
- (晁瑞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郵編 210097)